

宛东战役述论

禹宛莹 曾宪龙

K266.6

宛东战役是南线我军自转出外线后第一次集中兵力以国民党军一个机动兵团为歼击目标的大规模作战,也是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间接的战略协同、部分的直接战役协同性质的作战,其间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值得探讨。笔者略述管见,以就教于诸方家。

一、战役的背景、目的及发起时间

自1947年7月开始,南线我军相继转出外线,展开战略反攻。不久,中央军委制订了《在新区作战的方针》,即:“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歼灭小敌,使我获得歼灭敌正规军一旅、二旅、一团两团之多数机会,广泛歼灭民团、保甲”。我军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①但是,战争的实践证明,这种战法很难奏效。中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敌军应援迅速;且其机动部队又常以兵团为单位行动,很少有旅、团单独活动。这就造成了“大的使我吃不消,小的使我吃不着”^②的局面。为改变这种局面,南线我军主要指挥员陈赓、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相继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几个力量配合或集中作战”^③的意见。中央于1948年5月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决定正在濮阳休整、待机渡江的粟裕兵团暂不渡江,加入中原作战,与友军一起“集结打大仗”^④。这是南线我军新区作战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采用新的作战方针,首战具有检验性质,至关重要。华野代司令员粟裕首先提出了一个“打五军”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要旨是,以华野陈(士榘)唐(亮)兵团(欠10纵)由许昌、襄城地区向淮阳方向移动,吸引位于商邱地区的第五军南下,待其到达淮阳时,粟裕指挥一兵团突然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届时,五军必然回师堵截,而陈唐则就势隐蔽尾敌北上,会同正以逸待劳的一兵团,夹击聚歼该敌。

要实现该计划,必须取得中野的配合。5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要求他们“确实监视18军”^⑤(即胡璉兵团,位于鄢陵),阻止其增援五军。

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制订了驻(马店)、确(山)作战计划,围攻位于该地区的整28师,“以吸引十八军南下”。^⑥将其拖离鲁西南更远一些。战役于5月25日发起,26日攻占驻马店并进而围确山。但到5月27日,国民党统帅部没有使用胡璉兵团,而是使用位于南阳的张轸兵团驰援确山。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刘

邓改变决心,以位于宛西地区的陈赓兵团随张轸东进;以陈锡联兵团一部继续佯攻确山,主力则适时西进,夹击围歼该敌于唐河、社旗以东,驻马店、确山以西地区。^⑦同日,将该战役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并告粟裕,且下达所属各部。

这次战役目的与驻确作战目的迥然不同。驻确作战目的是钳制18军,策应粟裕“打五军”作战;宛东战役目的则是歼灭张轸兵团。目的不同,后果也不同。歼张战役打响,18军必然南下救援,若阻其救援,除了华野陈唐兵团外,别无兵力可用。而转用陈唐,则必然导致华野“打五军”计划泡汤。所以,中央军委必须就“打五军”与“打张轸”两个方案中作出抉择。

开始,中央军委仍倾向于“打五军”。但到了29日,张轸兵团已进至赊旗镇至唐河间,与陈赓兵团接战;陈唐兵团进至淮阳附近的周家口;第五军已接近淮阳;胡璉兵团已经许昌南下。刘邓急电中央并告粟陈唐:“我已抓住张轸于赊旗镇南预想地区,……机会难得,我中原各部应首先保障此战胜利。”建议“陈唐应以主力于今晚西进至平汉线上阻击十八军”,“粟部急速过河,使敌徘徊”^⑧。

战场上战机极难捕得。“打五军”计划虽然好,但在未实现前总有成与不成两种可能性。而张轸兵团已被中野抓住,且系弱敌,“三个师均系杂凑”^⑨,又处于运动途中,较之五军更易歼灭。中央军委随即改变决心,于当天复示刘邓:“你们决心集中全力先打张轸是正确的”^⑩,并于次日指示陈、唐:望“即依刘邓29日电令坚决阻截敌十八军,不使南下增援张轸”^⑪。当天,陈唐兵团即折返西向,进至平汉线漯河、西平间阻击该敌。宛东战役部署大体就绪。社旗县党史委将宛东战役发起时间定为5月25日^⑫,笔者以为不妥。5月25日是驻确作战发起时间,而驻确作战与宛东战役目的不同,分属于不同的作战计划,不应混同为一个战役。笔者认为宛东战役起始时间应为5月27日。那天,刘、邓定下在南阳以东歼灭张轸兵团的决心与计划,并上报下达;西线陈赓兵团亦按照这一计划开始行动。

二、战役过程

张轸兵团属桂系,辖整编第10、20、58师,约五万余人,宛西战役时由信阳调至南阳增援王凌云部。宛西战役结束后屯于南阳、镇平间。27日集结南阳并开始东移,当晚,前锋进至南阳以东三、四十里的柏树坟

至桐河一线。

我军突击集团各部的位臵是:陈赓率4纵主力位于南阳东北之博望,一个旅正由西峡之西坪镇赶来;中野陈再道2纵位于师岗,暂归中野指挥之华野宋时轮10纵位于内乡,桐柏军区王宏坤、刘志坚所部一个多旅位于唐河附近;陈锡联兵团位于确山地区。

根据敌我态势,刘伯承于28日指示各部:预计张轸三个师于今日可达赊旗、源潭之线,明日可达羊册、泌阳线以西。为达“我以全力先歼张轸之目的”,陈赓兵团应以4纵主力及桐柏军区部队分别向南阳至社旗及南阳至唐河公路上之敌进击,力求割歼敌军一部,迟滞敌主力东进速度,“使敌人明(29)日无法控制羊册山区”,为东、西两集团主力开进集结争取时间。

中野2纵及华野10纵应迅速经南阳、新野间东渡白河,于29日午夜前赶至桐河、邱观地区,尔后尾追敌人加入作战。

陈锡联集团除以一个旅监视正阳之敌、两个团继续包围佯攻确山外,其余主力全部西进,限于30日赶到春水、贾楼、泌阳一线。“力争在泌阳、羊册一线以西地区歼敌”^⑨。(因此线以东为山地)。

28日,张轸兵团进至赊旗以南、唐河以北的埠口、兴隆、苗店一线。当晚至29日,陈赓和王宏坤部分别向张轸兵团南北两翼发起攻击,敌与我原地对战。至29日夜,陈赓看敌已停止前进,且敌众我寡,便命令部队退出战斗。

这次攻击虽然迟滞了敌军一天时间,但也引起了张轸的警觉,即用报话机向信阳指挥部查询确山方面情况。而我东集团主力西进,仅用两个团佯攻确山,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信阳指挥部参谋长朱其平用日语向张轸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告诫他:“千万不能向驻马店前进,速返南阳与王凌云共同抵御。”这时,张轸对于我军的战役企图已经明了,但在无线电话上却诈称:“我的命令已下,明天向春水、牛蹄前进。敌人虽多,我有把握打垮他,请你放心吧!”^⑩

30日,张轸兵团一部伪装主力向东佯动,主力则仍控制于埠口、兴隆镇、苗店一线。陈赓同志被敌军这一假象所迷惑,误以为敌军是要继续东进,又片面理解了刘伯承司令员28日命令中“使敌无法于明控制羊册、泌阳线以东山地”的规定,便急令4纵主力从张轸兵团左侧超越敌人,抢占羊册一带山地;又令陈再道2纵和宋时轮10纵从张兵团右侧超越敌人,进至唐河东北地区集结。这样,张轸兵团向西的退路便完全洞开。

奉命统一指挥西集团右翼各部的华野10纵司令员宋时轮知道围歼战的关键是断敌退路,所以,接陈赓电令后并未完全执行,仅令陈再道2纵东去,自己则率华野10纵从瓦店、白秋地区向桐河、高庙、桥头方向开进。

31日凌晨5时许,张轸兵团突然调头西窜,因我西集团主力已经东去,回调不及,致使该兵团主力于次日撤回南阳,并以南阳城为依托,夹白河而阵。仅华野10纵拦截敌后尾整58师师部及所属183旅之大部 and 整10师搜索营于距白河约十余里的马刘营、连庄地区。

6月1日至3日,华野10纵在随后赶来的中野2纵及桐柏军区一部配合下对被围之敌展开攻击,全歼该敌5000余人,师长鲁道源仅以身免。在围歼战进行的同时,陈赓指挥中野4纵坚决阻击张轸主力的增援,陈唐兵团也在平汉线上阻击胡璉兵团的增援,有力的保障了围歼战的胜利。全战役共歼敌约12,000余人。

三、宛东战役的意义及经验、教训

宛东战役我军直接投入的兵力达9个主力纵队(中野1、2、3、4、6、9纵,华野3、8、10纵)和地方部队一部,歼击目标是国民党3个整编师。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在南线我军转出外线后尚属首次,是对“集兵”作战方针的第一次实战检验。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战果不大,但毕竟是我胜敌败,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在中原集兵打大仗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这就为尔后南线我军及中央军委敢于下决心连续进行更大规模的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提供了客观依据。所以,宛东战役是南线我军由“分散小规模歼敌”到“集兵大规模歼敌”的转折点,具有“里程碑”性质。

宛东战役中我军能够集中起如此强大的兵力,敢于一口吃掉敌军一个机动兵团,对于国民党军的心理震慑作用是巨大的。此后,中原战场上象张轸兵团这样较弱的敌机动兵团,再也不敢独来独往,横冲直撞;兵团以下的单位固守设防城市的信心和勇气也受到极大的影响,王凌云部整编第9师不战而放弃南阳就是明证。所以,宛东战役奠定了南阳解放的基础。

战争中方面军间的协同配合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对于解放战争中的我军来说,又是一个崭新的问题。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所决定,解放战争中的我几大野战部队都是依托各自的基本区独立发展壮大起来的,各有自己的主要作战方向,相互协同较少。这一点不同于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统一征召,统一编制,同一作战方向的军队(如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等)。但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发展,随着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方面军间协同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且其发展趋势是由间接的战略协同逐步的走向直接的战役协同。宛东战役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从战略协同上说,中原野战军发起宛东战役吸引胡璉兵团南下,为华野主力南渡黄河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当宛东战役打响后,不仅胡璉兵团南下增援,已到达淮阳的邱清泉兵团也同时南下,向驻、确方向前进,对中野东集团构成威胁。而我阻援兵力仅有华野

陈、唐兵团两个纵队附中野9纵一个旅,无力阻挡敌军这两个强大兵团,所以,刘伯承同志5月29日致中央军委及粟裕电中建议“粟部急速过河,使敌徘徊”,就是要吸引邱兵团北返。这时,粟裕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在黄河以北隐蔽待机,暂不渡河,因陈唐兵团转用于平汉线,原打“打五军”计划已不可能施行,若此时渡河只能与邱兵团形成对峙,过早暴露我军位置与实力,于尔后作战不利。黄河以北是老区,群众条件好,便于隐蔽,待陈唐兵团腾出手后再寻找战机,突然渡河,更易得手。1947年9月,粟裕曾用这种战法,与陈唐集团南北对进,全歼敌整编57师于鲁西南沙土集。二是如刘邓希望的那样立即渡河,吸引邱兵团北上,策应宛东战役。若仅从是否有利于本军行动来考虑,当然应采用前者;若从全局考虑则应采用后者。粟裕采用了后者,于5月30日黄昏开始渡河,6月1日全部渡完。当天,国民党徐州“剿总”即令五军“兼程北返,限3日晚抵商邱”。^①因而华野主力的渡河行动也有效地策应了中野的宛东作战。两大野战军这种有机地战略策应与配合,既使粟兵团能够从容渡河,又保障了刘邓顺利进行宛东战役,且将国民党军一个强大的机械化兵团置于南北往返、疲于奔命的无用境地。由此可以看出,方面军间的战略配合应从全局着眼,不可斤斤计较本军一时的利害得失。同时,统帅部必须综观全局,审时度势,实施调控,并需作好相应的思想工作,以利今后长期协同。宛东战役前后,中央军委在这方面作得很好。一开始,中央强调“打五军”为南线战场近期中心环节,多次指示中野全力配合,钳制18军。但当得悉中野在除旗以南抓住敌人时,便适时改变决心,转而以“打张轸”为重,并指示陈唐兵团参战,施行了正确的调控。但中央知道,这次改变决心打乱了华野主力预定作战计划,给他们造成了一定困难,便于6月3日致电粟裕予以劝慰:“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期内,陈唐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胜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嘱咐他“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②粟裕深体此意,忍耐待机,终于6月15日抓住战机,发起豫东战役,在中野策应配合下,取得了歼敌九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宛东战役不仅有两大野战军的战略策应,而且还

有部分的战役协同,这种协同也是成功的。在战役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对于参战的华野部队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例如,平汉线阻援方面,由陈唐统一指挥华野3、8纵和中野9纵;在突击方向的西集团右翼,由宋时轮统一指挥华野10纵、中野2纵和桐柏军区部队。华野部队不辜负中野首长信任,不要滑头,英勇作战,为宛东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陈唐兵团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顽强抗击敌军一个机械化兵团,迫使该敌每天前进不足十里,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保障了突击集团侧后的安全。宋时轮指挥华野10纵根据战役的基本目标和战场实际情况,在关键时刻机断专行,果断转兵,截断了张轸兵团的后尾,这是本次战役唯一一整建制抓住的敌军,战后受到刘伯承同志高度赞扬。

可以说,宛东战役中方面军间的战略策应和战役协同都是比较成功的,这就为尔后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协同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宛东战役规模很大,战果较小,主要是在具体指挥方面出了一些漏洞。首先,过早暴露我军战役企图。在拉锯区作战,大兵团运动隐蔽性较差,这是客观原因。在指挥部署方面,东集团主力西移过早,且仅用两个团围攻确山,引起守敌怀疑。即使如此,若两集团能够隐蔽尾敌东进,不要接敌太近,东集团集中成集结之前不要主动攻击,不要怕敌进入山地(因为围歼战首先是“围”,尔后才谈得上“歼”),仍有可能达成合围。东、西集团同时大动作,战役企图就不露就再所难免了。

其次,西集团指挥员机械地理解野司命令中“不使张轸进入羊册、泌阳线以东山地”的含意,又被张轸30日的佯动所迷惑,忽略了围歼运动之敌最为关键的“断敌退路”的环节。战后,刘伯承同志曾批评说:“此为未全歼张敌重大的失着。这是未能把握基本情况发展规律迷失战役指导方向的重大教训。”^③

再次,野司指挥部距前线过远。这次战役,战场广阔,规模巨大,全局性指挥协调任务很重,而野司指挥部却设在叶县以东的郭店镇,距离太远,加之通讯手段落后,难以及时把握战场脉搏,适时调控。直到6月31日,刘伯承同志率一个轻便前进指挥所赶到社旗附近的券桥镇,但为时已晚。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第119、120、120、111、111、130、131页。

②柯尚等《刘伯承中原逐鹿》,解放军出版社,第105页。

③同①,第334页。

④1948年5月24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央军委电,引自社科院历史系《宛东战役资料选编》,第135页。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第119、120、120、111、111、130、131页。

②同①,第105页,“战役综述”。

③同①,第101至102页。

④同①,第145页。